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岑參集校注

〔唐〕岑參 著

陳鐵民 侯忠義 校注

陳鐵民 修訂

〔唐〕岑參 著

陳鐵民 侯忠義 校注

陳鐵民 修訂

岑參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岑參集校注/(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陳鐵民修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7—5325—3730—7

I. 岑... II. ①岑... ②陳... ③侯... ④陳... III. ①唐詩—選集②唐詩—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42061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岑參集校注

[唐]岑參著

陳鐵民 侯忠義 校注

陳鐵民 修訂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9.625 插頁 6 字數 348,000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730—7

I·1709 精裝定價:4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49

岑嘉州詩卷之五
五言古詩九首

藏書

卷之五

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

昌齡

昌齡

同一作邪

一作蒼江樓又云因登樓地一作胡

同一作開一作慈五

建業控京口金陵款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
石頭城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
科動地聞香名解榻皆五侯結交盡群英六
月槐花飛忽思蕁菜羹跨馬出國門丹陽返
柴荆楚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
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酒相邀迎閑眺
北顧樓醉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
青昔為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
載空江聲玄元告靈符丹洞獲其銘皇帝受
玉冊群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宵冥
奔走朝萬國前騰集百靈王兄尚謫宦屢見
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與湖水清一縣無諍
辭有時開道經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相
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

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
高開府

新刊岑嘉州詩序

岑詩故有鏤本歲漸漫滅方伯沈君仁甫學憲
王君子衡謂參嘗仕于蜀以其集重授梓人匪
直傳其詩兼重其人也參當天寶與杜子美並
世子美數與倡誚比之謝眺猶爲詩言也又公
薦之肅宗稱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
可備獻替之官是其卓爾大雅絕類流輩者豈
惟詩哉子美自許甚高其立朝他無所見獨薦
此一人耳不知其人視其與子美所推轂其人
可知矣方諸餘子豈維等伍哉唐史且傳王維

明正德庚辰蜀中刊本《岑嘉州詩》詩序書影

前言

一

在空前繁榮的盛唐詩壇中，岑參以擅長邊塞詩著稱。邊塞詩不始於盛唐，但到盛唐時期纔大量涌現。這有它的社會原因。開元、天寶年間，唐對邊境地區不斷用兵；邊境少數民族統治者對唐的侵擾也日益增多；頻繁的征戍，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詩歌表現征戍的主題，便成爲十分自然的事情。盛唐時文人出塞的現象比較普遍，也爲邊塞詩的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所謂「文人出塞」，應包括文人入幕、遊邊、使邊（包括內地的州縣官吏赴邊地送兵、送衣糧等）三個方面。尤其是入幕，已成爲當時文人進身的途徑之一。唐代制度規定，邊帥可以自辟佐吏〔一〕，所以那些官職低微和在科舉考場上失利的文士，通過入幕而進身便有了可能。特別是玄宗重武功，邊帥「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通鑑》卷二二五），且邊帥入相，其部屬往往能獲得超越常規的昇進機會。正因爲如此，文士入幕成爲當時的一種風氣。岑參曾兩度入西北邊幕，並在入幕期間，創作出許多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獨特藝術風格的邊塞詩。

岑參（約七一七——七六九），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他的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長倩、堂伯父羲都官至宰相。岑參誕生的前四年，岑羲得罪伏誅，親族被放逐畧盡，從此家道衰落。岑參幼年喪

父，從兄受書，「能自砥礪，遍覽史籍」；「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此後約十年，出入於京、洛，爲出仕而奔波，結果却一無所獲。天寶三載，岑參應舉及第，五載，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此後三年，大約一直任此職。

自十五歲至三十三歲出塞前，可說是岑參創作的早期。這個期間，他對功名的追求是強烈的，一心不忘獲取高位，重整淪落的「世業」；然而總是事與願違，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滅。家門昔榮今悴的巨變和個人仕途失意的遭遇，使詩人感到「世路崎嶇」，內心充滿哀怨與惆悵。總之，這個時期詩人的眼光還較多地局限在個人的狹小範圍之內。其作品的內容多爲寫景、贈答、感嘆身世、贊美隱居生活等等，缺少深刻的社會意義。但在藝術上，他的寫景之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已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如「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高冠谷口招鄭鄠》）；「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初授官題高冠草堂》）；「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暮秋山行》）；「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崖口懸瀑流，半空白皚皚」（《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等等，都清新俊逸，顯露出「語求奇警」的特色。殷璠《河嶽英靈集》說：「岑詩語奇體峻，意亦奇造。」就是針對其早期詩歌而發的〔二〕。應該說，這樣的評定還是恰當的。

自天寶八載冬至至德二載春，岑參曾兩度出塞，他的那些最出色的詩篇，多寫於這一期間。第一次出塞是天寶八載冬至十載春赴安西，爲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僚屬；第二次出塞是天寶十三載

夏秋間至至德二載春在北庭，爲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僚屬。詩人首次出塞，由於不習慣邊地的荒涼景象與艱苦生活，加上感到在塞外也和長安一樣「寂寞不得意」（《安西館中思長安》），所以情緒不十分高昂，曾寫過較多表現自己的苦悶和思鄉愁緒的作品。第二次出塞時情況有所不同。首先，詩人已經歷過邊塞生活的磨煉；其次，這時的主帥封常清，原是詩人在安西幕府任職時的同僚（三），從岑參獻給他的若干詩歌來看，他們彼此的關係是諧和的。因此這次出塞，詩人的情緒比較開朗和昂揚，他的那些豪氣橫溢的七言歌行，大都創作於這個期間。

戎馬風塵的戰鬥生活，大大開拓了岑參的詩境。他出塞期間的作品，有的抒發爲國安邊的豪情壯志，如《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爲妻子謀」；有的歌頌邊防將士的英雄氣概，如《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寫得激昂高亢、氣勢雄壯，能給人以鼓舞力量；有的描繪祖國邊疆的奇異風光，如寫火山、熱海、雪海、沙漠、白草等景物，不僅爲過去的詩歌所未曾寫過，也爲「古今傳記所不載」（許顛《彥周詩話》）。詩人還常常於寫景中寄寓豪情壯志，傾注自己熱愛邊疆的深厚感情。請看茫茫的沙漠、無邊的積雪在詩人筆下是何等壯麗奇偉：「君不見走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有的描寫邊地的生活和風習，如《玉門關蓋將軍歌》反映了邊將生活的奢華，《趙將軍歌》、《胡歌》等描寫「蕃王」和漢將共同娛樂，關係融洽，《田使君美人如蓮花舞北旋歌》等描寫了邊疆優美的音樂和舞蹈，等等。此外，還有不少懷鄉詩，如

《逢入京使》、《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憶長安曲二章寄龐淮》等，感情真摯動人，都是值得一讀的佳篇。

岑參早期詩歌所顯露出來的語奇、意奇的特色，在邊塞之作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變化。首先，邊塞之作更加奇特峭拔、「度越常情」，像「都護寶刀凍欲斷」、「馬汗踏成泥，朝馳幾萬蹄」等，想像的奇特，令人驚異。其次，早期詩歌由於「情不足」，往往奇得有點「巧」，邊塞之作則不然，它感情飽滿，奇得扎實、有力，善於在真切的生活體驗的基礎上發揮想像力。如「容鬢老胡塵，衣裘脆邊風」、「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看君走馬去，直上天山雲」等，都能從實中求奇。第三，邊塞之作除「奇」之外，更有「壯」的一面，歷來人們常常用「壯」、「悲壯」、「雄渾」來評岑詩，就是指他的邊塞詩說的。可以說，岑詩發展變化的趨向是由「奇」轉向「奇壯」，並在第二次出塞時，最終完全形成「奇壯」的獨特風格。

岑參在兩次出塞的間隔時間內，繼續在長安任微官，其時他常僻居終南，過一種亦官亦隱的生活。這一期間的創作和早期大體相同，這裏就不多介紹了。

岑參大約於至德二載春、夏間自北庭東歸，在安史之亂平息以前，先後在鳳翔、長安、虢州、潼關等地爲官。初任右補闕，他盡心諫職，「頻上封章，指述權佞」，然而「諫書人莫窺」，他的意見絲毫不被統治者看重。乾元二年夏，出爲虢州長史，懷抱不得施展，更加鬱鬱寡歡。這期間，詩人的情緒較爲低沉。在創作上，岑參曾寫有一些直接反映現實的詩篇，如《行軍二首》、《行軍九日思長安

故園》，抒發了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慨，《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揭露朝廷用非其人，「承恩」諸將「尋歡作樂，不事征戰，而「儒生有長策」，却「閉口不敢言」。此外，總的情況同早期作品沒有太大差異。他居虢州時，曾創作了一些比較好的寫景詩，如《西亭子送李司馬》：「使君五馬天半嘶，絲繩玉壺爲君提。坐來一望無端倪，紅花綠柳鶯亂啼，千家萬井連迴溪。」

安史之亂平息後，岑參曾入爲郎官；大曆元年赴蜀，初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僚屬，後轉嘉州刺史，秩滿罷官後卒於蜀中。這一時期詩人的思想及創作和上一階段大致相同。除寫過少數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如《送張秘書充劉相公通汴河判官……》等）外，其餘值得注意的仍是寫景之作。岑參在蜀中的寫景詩，着力刻畫巴山蜀水的奇異，如寫劍門山勢的險峻：「速駕畏巖傾，單行愁路窄。」寫曲折江岸的奇峯：「江迴兩岸門，日隱羣峯攢。」寫水的浩渺：「殆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寫江的澄澈：「峨眉煙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峯頭樹，倒插秋江底。」等等，都清新而奇特，富有審美價值。

在盛唐時代，岑參是寫作邊塞詩數量最多、成就也最爲突出的一位詩人。可以說，他的邊塞詩富於創造性，已形成對邊塞詩發展的又一次新開拓。首先，詩人出塞之地是安西、北庭，這就使邊塞詩反映的地域，由局限於長城內外，擴展到了天山南北；使西域荒漠的奇異風光和人情風習，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現於詩中，並成爲抒寫出塞的英雄氣概和豪邁精神的有力襯托。其次，他的邊塞詩突破了傳統征戍詩多寫邊地苦寒、士卒辛勞的格局，大大地拓展了邊塞詩的描寫題材與內容

範圍；透過他的詩，讀者不難感受到文質彬彬與英雄氣概結合的嶄新的軍幕文士形象。再次，他的邊塞詩多採用舒捲自如的七言歌行體裁，不再沿用樂府舊題而自立新題，已接近杜甫等人的新題樂府。他的七言歌行音節流暢，用韻靈活多變，韻調與詩歌內容十分協調。這些，均顯示出詩人富有創新精神。岑參在西域近五年，邊塞生活的體驗極爲豐富和充實，加以是懷着爲國安邊的慷慨豪情赴邊從戎的，又「用心良苦」（《唐才子傳》），努力下過藝術上的提煉功夫，所以能够在邊塞詩的創作上取得突出成就。

岑參同唐代另一位以擅長邊塞詩著稱的詩人高適齊名，向來被並稱爲「高岑」。宋人嚴羽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滄浪詩話·詩評》）元代辛文房說岑參「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唐才子傳》）。高岑邊塞詩在風格上確有豪邁雄壯的共同特徵，所以將兩人相提並論是有道理的。然而，兩人的詩歌又存在一些明顯的差別。就邊塞詩而言，高詩的情調或悲壯，或豪壯，而岑詩則以奇壯爲主要特色，兩者不盡相同；高詩多夾敘夾議，直抒胸臆，岑詩則長於描寫，多寓情於景；高詩渾樸質實，多採用寫實手法，岑詩瑰奇峭拔，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高詩豪邁中給人以深沉之感，岑詩雄壯裏有俊逸的一面。在接受文學遺產的影響方面，高詩直追漢魏的特點比較顯明，岑詩則較多地融會了六朝以來近體詩的成就。總的說來，高岑各具特色，「一時不易上下」。就詩歌的思想價值而言，大抵高勝於岑；而從藝術上看，則岑的創造性要比高突出。這主要表現在他的作品想像豐富，充滿奇情異采，更富有藝術個性方面。岑參的詩在當時就

已產生廣泛的影響，杜確《岑嘉州詩集序》說：「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其對後世的影響也較大；如宋代大詩人陸游，不僅對岑詩稱賞備至，而且創作上也受了它明顯的影響。

一一

下面就本書的體例作一些說明。

先談談本書收入的作品篇目。今存岑參詩歌的各種本子所收載的岑詩篇目不十分一致。《四部叢刊》影印明刊七卷本收入岑詩三九〇首，銘二篇，其中《送鄭侍御謫閩中》、《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是偽詩，本書不收，其餘各篇則都收入；北京圖書館藏明抄八卷本較《四部叢刊》本多收詩四首：《送楊子》、《送人赴安西》、《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前三首本書收入，第四首《全唐詩》編入高適集中，不收；《全唐詩》除比明抄八卷本少收《送蕭李二郎中……》一首外，又增收詩九首：《漢上題韋氏莊》、《西河郡太原守張夫人輓歌》、《南溪別業》、《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送陶銑棄舉荆南覲省》、《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失題》、《過磧》、《冬夕》，其中一、四兩首係偽詩，七、九兩首為重出詩，均不收，其他各首則都收入〔四〕。此外，又據聞一多、李嘉言說，自敦煌唐寫殘卷照片中收入《冀國夫人歌詞》七首；自《文苑英華》中收入岑參的賦、文各一篇。另，郭沫若同志提出杜甫集中《狂歌行贈四兄》一詩為岑參所作，根據不

足〔五〕，故不收入。合計本書凡收詩三八一目四〇三首，賦、文各一篇，銘二首。

本書打破原集本序次，重加排比。詩歌凡作年可考或大致可考者，都依時間先後爲序。詩的編年，是參考李嘉言《岑詩繫年》編排的。全書共分五卷，卷一至卷四爲編年詩，卷一起玄宗開元十七年，訖天寶八載秋，是早期之作，共收詩六十一目六十一首；卷二起天寶八載冬，訖肅宗至德二載春，是兩度出塞期間作品，凡收詩一〇三目一〇八首；卷三起至德二載夏，訖代宗寶應元年，是安史之亂期間在鳳翔、長安、虢州、潼關等地的作品，共有詩六十六目六十七首；卷四起廣德元年，訖大曆四年，是晚期作品，凡收詩九十五目一〇五首；卷五爲未編年詩、賦、文、銘，凡收詩五十六目六十二首，賦、文各一篇，銘二首。未編年詩分體排列，其中大部分作於長安，實際上也有個大體年代。

書中對收編的作品都作了校勘。岑參詩集現存明以前的本子僅北京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所藏，就有十餘種（見本書附錄《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我們選擇《四部叢刊》影印七卷本爲底本，宋刊殘本（校記中簡稱「宋本」）、明抄八卷本（簡稱「明抄本」）、《全唐詩》爲主要校本。間有疑字，也參校其他本子。又，北京圖書館藏明刊八卷本《岑嘉州集》有吳慈培的校（簡稱「吳校」），我們校勘時也加以利用。此外，還參校了敦煌唐寫殘卷、《唐人選唐詩》、《文苑英華》、《唐文粹》、《唐詩紀事》、《唐百家詩選》、《萬首唐人絕句》中的有關資料。收入的賦、文等，也利用有關資料作了校勘。校勘一般不輕易改動底本文字，祇有在有版本依據的情況下纔改動，並在校勘記中加以說明。但明顯

的筆誤，則徑行改正，不再一一出校。校勘異文，凡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都在校記中加以反映。校記和注釋放在一起。

本書的注釋，力求詳明。典故及脫意前人的語句，盡可能注明出處。作品中的名物，凡一般工具書可以查到的，不再說明注釋的依據；查不到的，則盡量說明注釋的依據。重出的詞語，根據不同的情況，有的參見前注，有的畧注，有的不復作注。

岑參兩《唐書》無傳，唐杜確所著《岑嘉州詩集序》，是今存研究岑參生平的唯一重要資料，因此收入附錄，供參考。又，附錄中的《岑參年譜》，是在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見《聞一多全集》）的基礎之上編定的。《年譜》着重敘述岑參歷年的行事，不可能一一涉及岑詩的編年，凡某詩的編年，《年譜》中已涉及者，注中不復詳細說明，未涉及者，則在注中說明編年的根據和理由。

十多年前，陳鐵民曾和幾個同志共同編注了一本《高岑詩選》（稿本），選入高詩五十多首，岑詩七十多首，岑詩部分是由陳鐵民、何雙生注釋的；這次整理岑集，我們曾參考舊稿，汲取了其中的一些成果。又，在本書的校勘上，北京圖書館冀淑英、林小安兩同志曾給以很多幫助，謹在此表示感謝。由於我們水平低，加上岑詩歷來無注，可供參考的東西極少，本書不可避免地會有很多錯誤，敬希讀者不吝賜教。

陳鐵民 侯忠義

〔一〕《通典》卷三二說，唐採訪使有判官等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奏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

〔二〕《河嶽英靈集》選的是天寶十二載以前諸家的作品，那時岑參的邊塞詩尚未大量創作和流傳，集中也未錄，所以這一評語主要應是針對岑參的早期詩作而發的。

〔三〕封常清在高仙芝任安西節度使期間（天寶六載十二月至十載七月）為安西節度判官，參見《舊唐書·封常清傳》。

〔四〕關於岑集中的偶詩及重出詩，李嘉言《岑詩繫年》（載《文學遺產增刊》三輯）已作了詳細考證，可參看。

〔五〕郭沫若同志認為，「四兄」是岑參的從兄，即李白詩中的岑徵君（參見《李白與杜甫》第二二八——二三二頁）。按，《狂歌行贈四兄》說：「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是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知「四兄」祇長作者一歲。杜甫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詩，知岑參排行二十七，行四與行二十七之間祇相差一歲是不可能的。又，岑詩中從未提到「四兄」，也未見有「弟竊功名好權勢」一類話，且岑徵君行四，並無材料可以證實，故郭說似不可信。

修訂說明

《岑參集校注》一九八一年八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今已過去了二十二年。今年春，出版社通知我們擬重印此書，我當即建議，最好出一個修訂重排本，出版社經研究後表示贊同。於是，我同是書之合作者侯忠義同志商議，他很支持此事，但表示不再參與修訂工作，所以我便獨自將修訂工作承擔了下來。

《岑參集》的校注工作，始於「四人幫」垮臺後，完成於一九七九年五月。那時，停頓多年的古典文學研究剛剛恢復，有關唐詩的研究成果還很少；而自《校注》出版到現在，唐詩研究的成果已極為豐碩，我覺得如果不能將其中的有益成果吸收到新印行的《校注》中，不免令人遺憾。同時，自《校注》出版至今，自己始終從事着唐詩的研究與整理，對唐詩的熟悉程度與認知水平不能說沒有提高，現今自己閱讀《校注》，已能不費力地看出其若干不足與錯誤。而如果明知有問題却仍原封不動地印行，我總覺得對讀者不是一種負責態度。以上就是我決定對《校注》進行修訂的原因，以及能夠將它修訂好的條件。

我所理解的「修訂」，首先是肯定正確的成果，然後正其訛誤，補其不足，而不是另起爐灶。依此原則，《校注》修訂的重點是注釋、詩歌的編年和附錄中的《岑參年譜》。現將《校注》修訂的具體情況縷述

於下：

一 所收詩歌的增刪

《校注》原收詩三八一目四〇三首，修訂本刪除其中《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北覆糧使》、《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冀國夫人歌詞》（七首），增補進《江行遇梅花之作》一詩，合計共收詩三七九目、三九五首。

《校注》原從李嘉言《岑詩繫年》之說，斷《江行遇梅花之作》為偽詩，現在考慮李說之根據並不充分，故仍將此詩收入，詳情可參見該詩注釋。

《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北覆糧使》一詩僅見於明抄本岑集，《校注》即據之收錄。現在發現，此詩見載於《全唐詩》卷三五七劉禹錫詩中，題作《送工部蕭郎中刑部李郎中並以本官兼中丞分命充京西北覆糧使》，又見於《劉夢得文集》卷六，顯係明抄本誤收，故予刪除。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詩原本歸屬難定，一作李白詩，一作岑參詩，一作無名氏詩。《滄浪詩話·考證》云：「《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按，載二六九卷）云云，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唐音統籤》卷一七一則附載於李白集末偽作中，注云：「今考白繫尋陽營上崔相換求釋，此云『珍禽在羅網』，又云『願託周南羽』，似又望史為之地也，宜其以為白詩。但岑參集亦有之，未知孰是。」而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則收入詩文拾遺，云：「末二聯或